# 寒夜深深作爱欢

寒夜深深冷月残！凛冽的山风吹得侧坐在马背上的骆冰摇摇欲坠，穿过一大片密林之后，马匹便在崎岖起伏的

山道上前进。

少了树木的遮掩，冷风毫不留情地灌进骆冰单薄的衣裳里去，她不觉打了个寒噤，右半边的躯体有点发麻。从

出发时起，她就将身子尽量的倾向马颈，右手牢牢地揪住长长的马鬣，不让自己的玉体靠入『魔鞭』单魁怀里，因

此全身的重量就倾注在半边身子上，时间已经过去快两个时辰了，武功暂失的骆冰，全凭着一口气苦苦的在咬牙支

撑着。

然而，终于在一个上坡时，马匹往前一窜！将骆冰的娇躯一下往左倾入单魁宽阔的胸膛里去。他温暖的体温把

前胸蒸腾得像寒冬里的热炕，立刻熨抚着骆冰冰凉的肌肤，骆冰舒服得发出一声细微的嘤咛，自然的将身子一缩！

像驶进避风港里的小船，再也不愿离开。

单魁一直像座山似的稳坐在无鞍的马背上，马贼出身的他，马上功夫自是不在话下，他一直不动声色地在观察

骆冰的变化，此时见她投怀送抱撞入自己的怀里，便藉着控缰勒马之势将手一圈，骆冰的娇躯贴得更紧了！单魁的

嘴角不觉扬了起来，他知道：游戏开始了！

尽管山风怒吼，骆冰却懒洋洋的，像只腃缩在火炉边的小猫，僵冻的四肢已经开始暖和，感觉也一点一点的回

来！因此当紧贴着大腿外侧那根坚硬的物是，隔着薄薄的布料，向她赤裸的肌肤传达火热的讯息时，骆冰的芳心不

觉又扑腾起来，体内的血液加快了流转，红晕再度上脸，一度苍白的脑里又抹开了淫欲的色彩。突然间，万籁俱寂、

天地无声，耳中只有对方和自己的心跳，彷佛万物都静止了，如果还有：就是那从小穴里缓缓流出的淫水了！

灼热滚烫的阳物，彷如一支燃烧的火把，顺着敏感、光滑的大腿，正向着胯下灰烬尚温的蜜穴里传送火种，鲜

明的感觉刺激得骆冰神思恍然，不由自主的在脑中幻想着：「哎唷！这东西怎么这么烫？……到底要做什么？……

嗯……好像更硬了……」突然间，马儿一个颠簸，差点将骆冰震下马来，慌得她一把抓住单魁控缰的膀子，神智一

下飞了回来，看到自己将对方的手臂抱得紧紧的又亲热的偎在他怀里，不觉耳根发烧，羞红了粉颊，暗地在心里嗔

怪着：「骆冰啊！骆冰！你好不知羞！怎么这么不争气？」这时候耳中传来单魁的声音道：「骆女侠！你这样子坐

法不是挺难过？我看还是跨骑舒服点！留神了！」语毕，也不管骆冰同意与否，右手已将她凌空抱了起来，同时左

手向她腿弯处一分，让骆冰背着跨坐在他身前，这个姿势使得下身整片裙挂往外摊了开来，并且向上缩进一大截，

露出光滑均匀的小腿。更难堪的是：羞人的密处立刻赤裸裸的紧贴着马背上的毡毯，短刺的细毛毫不容情的吻扎着

娇嫩的穴肉。骆冰一声闷哼，打了一个寒噤，还来不及体会这种快感，裸露的尾闾上又是一个烫人的灼热贴了上来，

清晰的感觉使得骆冰几乎软倒下去，内心反而兴起莫名的兴奋。不过，少妇的矜持和「红花会」文四奶奶这个头衔

所带来的无形压力，使得骆冰立刻警觉的将上身尽力往上挺，试图将丰臀拉开。然而在颠簸的马背上要长时间维持

这样殊属不易，没几下功夫，骆冰已是腰骨酸软、两膝发麻，娇躯不由自主地向后靠去，适时的，单魁的一只大手

圈了上来，两人的身体又再度密接在一起，骆冰颓然地叹了一口气，不再去作无谓的挣扎，内心暗忖道：『罢了！

罢了！事已至此，要是命中该有这一劫，那就随它去吧！』心防一撤，下体的感觉立刻占去了所有的注意力，赤裸

的阴唇随着马行的起伏，不停地在粗糙的布毡上磨擦、碰撞，尖细的绒毛持续的刺激着翻露的阴蒂肉芽，那股子轻

微的刺痛麻痒，像掏耳朵般引来阵阵的酥抖，淫水再次缓缓流出，全身最敏感之处所带来的快感，如穿云闪电般击

向四肢百骸，骆冰不自觉的开始前后摇动丰满的胯部，试图让那肥凸的肉屄更加紧密的在毡布上揉磨，寻求更深入

的快感，源源的浪水立刻就将胯下湿了一片……陡然间，马匹奔行加速，原来已爬上一块平坦的高原，人在马上，

身躯不由自主的随着节奏上下纵耸着，持续的撞击使得骆冰感到屄肉隐隐作痛，两瓣大阴唇更加灼热红肿，但是却

带来更深一层的快感，骆冰不觉将上耸的幅度加大，让碰撞更剧烈，暗中追求着这种奇妙的刺激……这时单魁在她

身后见此情景，脸上泛起捉挟的诡笑，抱着骆冰纤腰的左手微一用力，在一次骆冰娇躯上耸的时候，将她的身子往

上轻轻一提，加大了她臀胯和马背的距离，同时右手放开缰绳，偷偷的将自己挺直的肉棒从根部往前一压，平贴在

马背上，身躯也跟着向前俯。这一切动作真是说时迟，那时快！当骆冰再次坐下时，会阴和菊蕾不可避免的吻上了

等候在那儿的阳物，一触即分。那种火烫真实的感觉，在如电光石火般碰触的一刹那，令得骆冰几乎惊叫出声，

以为自己弄错了，然而就当她还在惊疑不定时，第二下、第三下……接连的几次接触使她终于肯定：「单魁已经亮

出家伙在等着了！霎时间，绮想成真的激动使得骆冰春心摇荡、面泛桃红，口干舌燥起来，整个心神不由自主的专

注到那令人欲情荡漾的接触里去，娇躯渐渐的向前倾，让臀部能翘得更高，使得饥渴的花唇在落下时，能够亲吻到

那期盼已久的男根，而每当滚烫的龟头触撞到敏感的阴蒂、甚或挤开阴唇，陷进肉缝里去时，即便是短暂的结合，

下体都会悸动得淫水直冒。那种酥麻、酸痒又带着点痛的快感，一波波涌向全身，只轰得骆冰如腾云驾雾般娇体发

软，整个上身无力地趴伏到马颈上去，两手环抱着马儿抖动的脖子，浅喘娇吟不止，无暇去理会：单魁那不知何时

插进衣襟里去的魔掌，正握住自己柔软丰美的乳房，在硬如小石般的奶头上捻弄不休……尽管深夜里的寒风冷冽澈

骨，这时候的骆冰却感到体内燥热无比，小腹下面好似燃着了一个火盆，烧得全身的肌肤发烫、烧得神智逐渐混乱，

同时也烧旺了对肉欲的渴求，子宫里那份膨胀的空虚，终于使得她抛开了残存的一点自尊、一点矜持，在一次捕捉

到阳根陷入阴户的机会里，迫不及待的使劲将臀部稳住，任它马儿如何的颠簸，就是舍不得放开，唯一的意念就是

：『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根使人爱煞、恨煞的玩意儿挤进自己那空虚无比的肉洞里去！』然而，无论她再怎么的努力，

也只是令那圆肿的龟头在柔嫩湿滑的两瓣阴唇间吞吞吐吐，并没有想象中「灵蛇入洞、巨阳贯体」的充实快感，反

而那幼嫩的阴蒂被撞击得又痛又麻，阵阵的刺激使得浪水源源不绝，将整个淫穴和肉棍沾裹得滑溜异常。『魔鞭』

单魁也不知是有意、是无意，一直就让那肉棍平伏的贴在那里，其实只要他一松手，蓄势待发的男根立刻就可以顺

水推舟地弹挺入洞，深深地刺进骆冰灼热饥渴的阴道里去，然而他却反而在紧要关头将屁股往后微微一挪，使得原

本就只被压住一小节的肉茎，像泥鳅般『沽哧！』一声滑开了，急得骆冰贝齿紧咬，娇躯急不拎登的跟着往后滑，

肥白的屁股蹶得更高，企图捕捉那失去的猎物，两片阴唇像索乳的婴儿般张开了小口，正往下滴着晶莹透亮的口涎

……『喔！好难过！给我！给我！插进来吧！呜……别再逗我了！……』无言的呐喊在骆冰芳心里激荡着。恼人的

是：那单魁彷佛已沉溺在这「老鼠躲猫」的游戏里，你进我退、你攻我守的，逗得骆冰春潮不断、欲焰高涨，难过

得将一头青丝左右转甩，编贝般的玉齿几乎将下唇咬出血来，纤腰不安的扭动、摇耸着……如是数回之后，骆冰也

发现到被戏弄了，顿时羞、悔、愧、怒都齐齐涌了上来：『天啊！我是怎么了？怎么会在他面前作出这等淫荡丑态？

他……这个恶魔……可恶！……呜……羞死人了！……』思绪翻搅，芳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罐，晶莹的泪花立刻朦胧

了双眼，偏转螓首，星眸带怨的朝后投以恨恨的一瞥，便无限羞惭的将通红的芙蓉玉脸躲入臂弯里，无声的啜泣起

来，偏偏得了便宜的单魁又在她耳后轻声戏说道：「骆女侠！拜托你坐稳点！你撞得我小弟弟痛死了！」「轰！」

的一声，恍如被人迎面重重一击，骆冰只觉羞怒攻心，几乎为之气结，娇软的香肩抖动得更厉害了。就当单魁在

骆冰身上大施淫挑冶逗、拨云弄雨手段之时，这顾金标因为三番两次的让到口的鸭子飞了，内心窝囊、郁闷到了极

点，但是他深知单魁手段的狠辣，这回途中相遇，除了想藉他之力搜寻骆冰之外，也希望能联络上失散的滕一雷和

哈合台；没想到骆冰是擒来了，却被单魁霸得紧紧的，自己除了饱览骆冰的仙姿玉体外，连一根汗毛都没沾上，适

才又忍不住玩了单魁的女人，但是火不但没泄出，还得担心他不知会如何对付自己，一路上心里七上八下、忐忑不

安。这时看到前面单魁和骆冰在马背上的姿势、模样，不是正干着那桩快活事是什么？嘴里不禁低声咒骂起来

：「你这狗娘养的『单瘤子』！你的女人别人不可以碰！呃！我看上的女人你却先玩起来了！还说什么兄弟义气？」

……还有你他奶奶的骆冰！你这婆娘！什么女侠？什么『鸳鸯刀』？啧！啧！你看你！浪成什么样子？屁股蹶得像

母猴似的！在我面前还要装烈女？……下回不让你抱着我的鸡巴叫哥哥，我他娘娘就不姓顾！……嘴里唠唠叨叨

的骂着，脑子可是一刻也不停的在想着骆冰那骄人的胴体：「唉！骆冰这骚婆娘那双奶子真是没话说！又白又嫩！

耸得跟馒头山似的，两颗奶头又她奶奶的鲜红得像樱桃，那个毛茸茸的肉屄也他妈的真肥！穴缝儿还红嫩嫩的！嗯！

……文老四一定没有常常肏她，啊！难怪！难怪！……啧！啧！没看过女人那么会出水的……哼！我非得想个办法

肏肏她不可！一定要干得她叫爹喊娘！……」淫秽的幻想刺激得顾金标胯下的阳具又胀又痛：「哎呀！受不了了！

受不了了！要泄泄火才行！……嗯！这婆娘似乎很在乎她肚子里的那块肉，不如……」就在顾金标魂飞天外、淫

思上脑的当而，跨坐在他身前的骆玉芳却是苦不堪言，为了不让腹里的胎儿受到影响，她用那娇柔的双手抵撑在马

背上，让臀胯微微虚悬，减少颠簸时的震动，虽说经过这几年苦难的磨练，体力、身手已非当年纤弱的官宦千金所

可比拟，但终究还是捱不住长途的折腾。只见她这时粉脸苍白、香汗涔涔，秀眸不时痛苦的与眉毛拧凑在一块，两

支手臂持续的在发抖着，似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，若非母爱的力量在支撑着，早就瘫软下去；正当她感到体力已无

法再继续支持时，眼角不觉流出了悲哀绝望的泪水，心里沉痛的呐喊着：『山哥！对不起！我支持不住了！呜！

呜！天啊！老天娘！我求求你！你一定要帮我保住我的孩子！只要能保住他，要我做什么都愿意！呜……』对于她

的祈求，老天娘彷佛作出了痛苦无奈的决定，借着顾金标的声音在她耳边说道：「你想保住孩子是吗？那你就乖乖

听我的！别大声嚷嚷！骆玉芳好似溺水待援的人一般，忙不迭地猛点螓首，接着整个人就被抱了起来，向后一个回

旋，已面对面的跨坐在顾金标身上，只见他满脸淫笑、不怀好意地继续说道：「我这里现成有一张肉垫子让你坐，

只不过你得让我将这肉棍儿放进你那洞洞里去，这样子你才能坐得稳！『你放心！我舒服！』如何？」骆玉芳

此时双手已不得不圈在顾金标脖子上，人累得说不出话来，只知道这样坐着果然震动小多了，闻言之后无奈的一叹，

默默的抽回一只玉手探向胯下，打算拨开底裤的脚缝，让肉棍插进小穴里去，哪知道顾金标已抢先一步，大手伸进

她裙里，一勾一扯，将薄薄的底裤扯开一个大口子，接着四指撩动，就在她那光凸肥肿的包子穴上抠摸搓捻起来，

中指更无情地戳进干涩的阴道里去抽插，痛得骆玉芳雪雪娇呼道：「爷！好人！你轻点！……痛死我了！你让我弄

湿点再玩好吗？边说着边吐了一大口唾沫，抹到小穴肉缝上去，夹着顾金标腰胯的大腿也同时用力，将上身抬了一

点起来，玉指扶着他粗挺的肉棒在穴口揩磨两下，沾湿了以后，便放臀往下一坐，『噗哧』一声，紧窄的阴道已将

肉棒吞入大半截，骆玉芳为了不让龟头触撞到子宫口，更不想小腹受到太大的压迫，于是将屁股往后挪了几分，然

后立刻采取主动的上下套弄起来……顾金标只感到硬得发痛的肉棍陷进了一圈湿热软滑的世界里去，有说不出的舒

服，但是仍然有一小段晾在外边，总觉得不过瘾，于是便将大手往骆玉芳的肥臀上一托，想藉着马匹的耸动将肉棍

全身顶进去，无奈骆玉芳因为怀孕的缘故，臀、腿特别粗肿，加上她又刻意的不予配合，最终总是无法如愿，同时

因为不敢惊动前面的单魁，两人也不敢有太大的动作，所以只能配合着马行的节奏，顶上套下的插弄起来……

由于所担心的事解决了，肚子里的胎儿暂时不会受到影响，骆玉芳整个心神都松懈下来：『只要孩子平平安安，身

体受到一些奸辱就忍着点吧！』她这样想着，娇躯软软的吊挂在顾金标身上，任由那根肉棒在小穴里进进出出，渐

渐的，胯间的蜜液源源流出，成熟妇人的娇美肉体对持续的交合作出了诚实而热烈的反应，终于，当顾金标浓浊滚

烫的阳精强有力的射进她子宫深处时，骆玉芳也忍不住一声娇吟，泄出阴精来。【完】